

文学通俗小说

当了尼姑的大学生

阿蒙等著



宝文堂通俗小说

当丁尼姑的大学生

蒙等 著

卷 首 语

“宝文堂通俗小说”，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中型文学丛书。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通俗小说热”。从金庸热、古龙热，到琼瑶热、三毛热……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来自国外的译介，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充斥书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也趁机借“通俗文学”这块招牌纷纷出笼，诲淫诲盗，误人子弟。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取缔”“禁止”的呼声迭起。

我们认为：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可避免的。看问题要具体分析：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高雅”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不甚雅观的糟粕。“通俗”与“高雅”，只是形式的不同，是非好坏，一是应该看主流，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在中国，自从有小说以来，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连被称作“里程碑”的《红楼梦》也不例外。而自称“纯”文学或“雅”文学中的多数，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我们不能保守，只继承传统形式，反对引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排斥民族形式，在目前，如果“雅”“俗”两家还不能携手合流，共创新路，那么，至少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互不侵犯，各领风骚。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近低谷的今天，创办这样一套丛书，其目的，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

些承前启后、创新提高的工作。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能代表中国水平的。我们的希望是：逐步充实，渐次提高，自我完善，臻于上乘。

这一集，我们共选编中篇三篇，短篇四篇，

在新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面对着美妙的广阔前途，为什么要离开课堂，抛却课本，遁入空门，每天与青灯黄卷为伴？读完《当了尼姑的大学生》，你就会明白，原来这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侮辱、欺骗、心酸和不得已！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中央的政策。但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首先富起来的是有学问的教授、有技术的专家，还是素质极差的痞子？中篇小说《山妮经商》，将会告诉您这个答案。中央提倡的是劳动致富，但是发了大财的却尽是那些胆子贼大、专走歪门邪道的人！这些社会现象，令人深思。

中篇小说《桃花岭上桃花寨》，写的是贫穷落后的山村农民在致富道路上的争执以及婚姻、爱情的纠葛。小说写出了农民几乎一生所走过来的道路和所经历的痛苦，并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体会造成这些痛苦的原因。

四个短篇中，《于右任传奇》写了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耿介的一生；两个谋杀案写的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蒋介石亲自策划或授意之下暗杀党内元老的秘闻；《艺术家和他的邻居》，则用轻松的笔调，写出了并不轻松的主题；在幽默的背后，留给读者的却是苦笑。

目 录

卷首语·····	(1)
当了尼姑的大学生·····	阿 蒙 (1)
山妮经商·····	菲 菲 (65)
桃花岭上桃花案·····	叶兆雄 (106)
于右任传奇·····	牛宏泰 (156)
陶成章谋杀案·····	张继舜 (175)
唐绍仪谋杀案·····	张继舜 (194)
艺术家和他的邻居·····	凡 夫 (216)

当了尼姑的大学生

阿 蒙



引 子

去年春天，我到南方山区采访。陪我采访的一位乡政府妇女干部偶尔与我提起：离他们乡十里远的大山当中，有一座古老的尼姑庵，是宋代修建的。不久前，住持老尼从外地带回来一个小弟子，法名渺渺，据说是个大学生。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怎么会出家呢？这位干部对我说，这个庵要的尼姑，有的是残废、畸形，嫁不出去，又无法在家里生活的；有品行不端在当地声名狼籍没法做人的；还有些是家里闹矛盾赌气出来的，可是上了大学还去当尼姑，简直就不能理解。也许碰上了特别伤心事？什么事再伤心也用不着走这条路哇！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女干部大发感慨，事情过后也就不提了，但我却久久不能忘怀。有一天，我没有别的安排，就邀请那位干部，带我进山，私访尼姑庵。

可是到了尼姑庵，我们却碰了一鼻子灰：那位老尼姑不愿接待我们。

KA734/02

这位女干部习惯于用大帽子压人，遇上了困难，就祭起了这种法宝。只听她一本正经地说：“大师父，这位记者是北京来的，也就是中央派来的。你懂吗？你们尼姑庵也属于中国，应该由中央管。”

可是老尼姑不吃这一套。她说：“你们要抽签拜佛，我是来者不拒，善门常开；其他尘俗间事，与我佛家无关，就不要叨扰了吧！”

“中央派来的你不接待，那可是违抗中央啊！”女干部吓唬她说。

“官不压道。我们佛家只有佛祖、菩萨，不讲衙门大小。”

“没有中央好政策，能让你们信仰自由吗？”女干部见吓唬无用，真急了。“县委统战部的人我都认识，你要是这样，我要向他们反映！”

老尼姑软了：“人家出家，就是要逃避俗界烦恼，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她呢？”

“这样吧！”我乘机打圆场。“你让我们见渺渺一面，如果她本人表示拒绝，我们也不勉强。”

她只好顺台阶下了。

走进内殿，我吓了一跳：穿着青布衣的青年女尼共有十好几个！她们分两排坐在蒲团上，手执黄卷，正在念经。

老尼姑叫了一声“渺渺”，一个圆脸大眼睛的尼姑应声站起，缓缓向我们走来。我仔细观察她，心里叫了一声——啊呀，她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二十来岁的年纪，身材也挺好，就是脸色苍白，眼神有点儿愁郁。

“这位是外边来的记者，又要采访。你自己……”老尼姑用意很明显。我赶紧掏出名片迎了上去。“我是《二十一世纪》杂志妇女专栏记者，这次特地来采访你，希望咱们能谈一谈。”

她接过我的名片，凝神沉思了好久，终于点了头。

于是在一间小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在蒲团上，听她讲述她那原本不想告诉别人的故事……

一、迷 路

生活充满了偶然，但偶然并不代表生活，它有时给人带来幸

福，有时却给人带来灾难。我的不幸，就是从
一个很偶然的偶然开始的。

去年七月底的一天，学校刚放暑假，我延期回家，为了去天湖市人民医院看病，我长了一脸小疙瘩，已经为此苦恼了好几年。做完药泡沫疗法，已经是薄暮时分。我们学校
在远郊，长途汽车已经没有了。我想先到我的好同学江芸家去借宿，明天再走。我老家离天湖市很远，坐火车得七个多小时，上大学又不在市区，所以对天湖市的交通并不



熟悉，加上当时我心里正为泡沫疗法昂贵的费用发愁，心不在焉，竟看错了车号，该坐3路，却糊里糊涂地上了8路车，走了好远才发觉。本来，我只要下车到马路对过坐原路车返回，再找3路，就行了。可我当时犯懒，想找一条近道，于是我拿出市区图，看转哪路车可以到我同学家。这时候，一双罪恶的眼睛盯上了我——

“喂，同志，借你地图瞧瞧，行吗？”

说话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有一张清癯瘦削的脸，高高的眉棱上，两道眉毛又浓又黑，眉宇之间，颇有一股英俊之气。他微笑着，彬彬有礼地站在我跟前，注视着我，微微裂开的嘴唇中，露出一排整齐漂亮的牙齿。

“你看吧。”我很少和异性说话，有点儿紧张。

“咱们一块儿看吧。你上哪儿去呀？”

“我坐错车了！”我那时对人世阅历很少，对陌生人没有丝毫戒心。“我上同学那儿去，她家在新桥。”

“噢——那是一个大对角嘛！”

“是的，我看看有没有直接往那边去的车。”

“有！”小伙子手指着地图。“我告诉你，从这儿往南一站，有个15路，是起点站，坐到复兴桥下车，换上18路再坐两站就到了。”

“15路在哪儿？我对这一带不熟悉，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回想起来，我当时有多傻！一下子把自己的底儿全部暴露给人家了。

“不远，”小伙子说话显得很优雅。“我正要到那边去呢！——你跟我一块儿走好了。”

我还以为碰上了一个热心人，感激地点点头，收起地图，就跟他一起走了。

二、热心人

像我这个年龄，过去从来没有和异性朋友单独相处过，所以和那个陌生人并肩走在大街上，一种神秘的情绪控制了我，使我无端的紧张、莫名地兴奋，同时还有点儿愉快和新奇。

“看你的样子，像个大學生，是吧？”那个人问。

“是的。”

“在哪个学校？”

“省三师。”

省三师是省第三师范学院的简称，天湖人都知道的。

“学什么？”

“英语。”

“唔！挺不错，挺不错！”他笑着说：“你们这些人，真叫人羡慕，赶上一个好时代！”

“好时代不如好爸爸噢！”我说。

“好爸爸当然管点儿用，不过最终还得靠自己嘛！”他露齿一笑：“像我，全让时代给耽误了。现在还得费老鼻子劲读电大弄文凭。没有文凭寸步难行啊，在我们这种单位！”

“你在什么单位工作？”我好奇地问。

“休息报。”

“是么？”我脱口叫了一声。《休息报》是天湖市最近创办的一份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在天湖很出名。

“干什么工作？”

“什么都得招呼：编稿、采访、校对，我们一共只有三十个人！”

“你们真能！我们学校里订这份报的人不少。大家说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格调比较高雅，挺喜欢看的！”

“是吗？”他笑了笑。“我们现在发行量已经超过三十万，各方面反应都还可以。能达到这一步，大家累点儿也都情愿。现在省里准备给我们提格，定为省级报纸，扩大规模和版面。你学英语，可以给我们写点儿什么，翻译点儿外国名人趣事什么的，怎么样？”

“给我发表文章？”我喜出望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要在报上发表文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高年级有个同学发表过文章，拿到了稿费，一下子成了全系女生崇拜的人物，多少人羡慕他！

“我……没写过什么东西，不会写文章！”我说。

“得得得，”他说。“我初中毕业都能写，大学生还写不了？”

“那……，我以后写了寄给你，你帮我改一改，行吗？”我想到了我的治疗费用还没有着落，正需要钱，于是认真地说。

“当然可以，没问题。”

“怎么寄给你呢？”

“我今天没带名片，你记住《休息报》王宏伟就行了。宏伟规划的宏伟。”

我赶紧掏出笔记本记下来，然后写了我的通讯地址撕给他。“那么，以后要请你多照顾了！”接着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当时我想发表文章的欲望太强烈，担心到手的机会又失去，所以赶紧巴结他。我的心情过于紧张和激动，以致于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儿变调了。

“不要这么客气，咱们萍水相逢，也算有缘，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他朝我眨眨眼，说：“不过，我给你帮忙，你给我什么作为报偿呢？”

“我……？”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扬起了疑问的脸。

“你可以做点儿你能做的事嘛！”

我琢磨着他的话，惶惑地低下了头，不知该怎样回答。

“比如，你有空给我写封信，向我问个好，还有，帮我补习外语，行不行？”他显然转变了话题。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我释然了。

接着，王宏伟跟我讲起了他的家史：他爸爸是个老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到农村插队八年，八〇年回城，在家又待了两年业，八二年才进报社。他谈锋很健，说话也很风趣，娓娓而谈，滔滔不绝，我听得入迷了。等我们慢悠悠聊着走到15路车站，时针已过九点，站上空无一人。显然，小城市的市内汽车收车早，末班车已经过去了。但我丝毫没有因为赶不上车而沮丧，相反，私下里却感到一种庆幸和欣喜——因为我觉得我有幸碰上了一个重要人物，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熟悉他，同时加重我在他心中的印象。车站没车，不正可以和他多聊会儿吗！

“实在对不起，让你白跑了冤枉路。”

“那也怪不得你呀。”

“我有个亲戚在这附近住，看来我只有借一辆车给你先骑回去了。你行吗？”

“不行，我不认得路！”这次我真着急了。

“那我送你去！”

他挨到我身边，碰碰我的胳膊，说：“那边有个咖啡厅，先去喝点儿什么，怎么样？”

我迟疑了一下，但终于点了头。

他轻轻抓住我的手，越过马路，走向马路对面一个霓虹灯闪烁的去处。默默走在他身边，我觉得脸发烧。把手抽回来？……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三、“初恋”之夜

马路边有一家咖啡厅，看样子是私营小店。门脸虽然不大，里边装饰却颇为雅致。正中央一盏转动着的大圆球宇宙灯，泻下五颜六色的旖旎光韵，把整个咖啡厅映得像童话世界一般。四周挂着一串串声控小彩灯，音箱里放出娇滴滴的歌声，令人销魂，也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氛。特别设计的火车式座位，没有门，但挂着珠帘。一对对情人在情话呢哝，外面看去朦朦胧胧，分不清谁是谁。

他似乎很老练，找一副空座位坐下，要了咖啡、冰牛奶、罐头水果、牛肉干，还要了一瓶威士忌。

“来吧，”他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为了咱们的幸会！”说完，很潇洒地一仰而尽。

我过去从不沾酒，但那天晚上却发了疯，端起酒杯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倒——也许只有这样才算现代女性？一股热浪沿着咽喉落下去，又从胃里冲上来，呛得我直咳嗽，但我不就此罢休，接着又往下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感到我的话语多起来了，胆子也大起来，语言变得放肆，眼睛也不再回避他……我觉得我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假如我在他面前有丝毫的示弱，那我就会失去他的注意力，今后的交往，也就会前景暗淡……我觉得我正在走向成功：他的眼睛燃烧着热情，他的话语充满温存，他不断向我靠近，嘴唇显示出渴望——后来，他终于抓住我的手，重重地印上一个吻。我受宠若惊，热情的心，也燃烧起来了！我将身子倾斜过去，送去我的唇吻，他迎了上来、迎了上来——晕眩，好长一阵晕眩！什么叫幸福？什么叫销魂夺魄？激情，像山洪、像海啸，吞噬了我……

也许您会觉得，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正派女人。您会说，你怎

么在马路人和一个陌生男人结伴同行，认识才几个小时，就失去理智？这不是很荒唐吗？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荒唐，令人羞愧。可是当时，当时我的心境和现在是绝对不一样的。那时候我的心，是一片渴望泉水的沙漠，是一条渴望雨季的枯水溪流。请您耐心往下听，听听我的家世、我的童年好吗？

在温暖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从小缺乏温暖的小姑娘，她的心会有多么苍凉和悲哀。我就是在一个在悲衰中长大的苦命人。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二十多年前，他到离家很远的穷山区做活儿，带回来一个女人——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我祖母打听了这个女人的家庭状况，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因为这个女人的母亲，给国民党军官当过姨太太，她过去的丈夫还在台湾，让她女儿进门，有损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清白，也影响子孙后代的前程。但我父亲犟得很，他和父母吵了一架，差点儿和家里闹翻，最后还是娶了这个女人。结婚第二年，妈妈生下了我。不幸的是，我刚两岁，父亲帮人家盖房子，从梁上摔下来，没留一句话就死了。母亲独自带着我，艰难度日。

有一天深夜，我突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听见我爷爷破口大骂，我妈妈衣衫不整，跪在地上嚤嚤地哭。天亮以后，妈妈带我回到外婆家。我们两家在两个县，相隔一百多里。自那以后，我们和那边没再来往。

有一天，有个男人到村里打听我妈，没出几天，我妈妈就失踪了。

外婆给国民党军官当姨太太，是强迫的。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那个军官就遗弃了她，只给了几十个大洋。解放前夕，那

军官逃往台湾，但在土改中，仍按反动军官家属处理，给她戴了帽子。村里的乡亲都躲着她，小孩子还骂她“婊子”。她忍辱默默地劳作，自食其力。她对我很慈祥——满脸数不清的皱纹，笑起来露出两排光溜溜的牙床和几个孤岛一样的牙齿，还有两鬓如雪的白发——到我八九岁那年，她老人家也过世了，我被送到二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住在舅舅家。

我舅舅是个性格懦弱的人，由于出身不好，在家也受气。舅妈是个小气鬼，成天嚷嚷嫁给我舅舅是瞎了眼。她嫌我能吃，常指桑骂槐，说黑道白，加上她生了三个丫头，想儿子没要到，赶上计划生育不准她再下黑崽子，所以火气特别大，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尽拿我煞气。我很要强，有一阵子，脾气也特别大，爱顶嘴儿。有一次为一件衣服没洗干净，她呵斥我，我就和她对骂。多年的积恨，那一次全倾泻出来了。那时候我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懂不少事了。我专拣最难听的语言送给她，气得她拍着大腿又蹦又跳，抄了一把扫帚往我身上砍，叫我“滚出去！”我偏偏站着不动，咬着牙挺着让她打。她使劲打了几下，不敢再打了，扔下扫帚跑回屋里，拍床板跺脚嚎啕大哭。我哈哈放声大笑，笑完了跑出她家，躲到学校，在教室里蜷缩了一夜。那时候正是冬天，夜里寒风刺骨，我盖了几把稻草，一次一次被冻醒。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到冬天的夜是怎样的漫长……

舅舅听说我跑了，到街上找我。他跑到学校来大声叫唤，我没吭声儿。他们害怕我自寻短见，全家出动沿着镇里的小河来回找。舅妈也扯着公鸭嗓子，长一声短一声地叫我的名字——小镇很小，夜晚又静，我躲在学校的三层楼上，远远的都听得见。

从那以后，舅妈恨死了我，很长时间不跟我说话。我也憋了一口气，拼命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凭自己的努力，我

终于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下来那一天，舅妈突然对我特别亲热起来，专门买了肉，做了好吃的，说是庆贺我。席上，她唠唠叨叨翻来复去说这几年维持这一个家庭多不容易，还当着女儿的面，破天荒头一次夸我用功、上进、有出息，要她三个女儿向我学习。说过去推荐上大学，都是干部子女，现在公平竞争，自己要争气！——但她的三个女儿学习都很差，老大考上初中，成绩是最后一名，第一年就留级。

对于我来说，考上大学，是生活的转折点，它使我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新生，我可以自由地笑，也可以尽情地哭了。但是命运并没有让我喘息，旧的烦恼刚刚过去，新的烦恼却接踵而来。

上大学前，我的目标就是摆脱困境，争取自立，在社会上取得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上了大学，来到繁华的都市，我身上对自身的另一种需求——美的意识苏醒了。在幸福面前，女人如果不美，那上帝会很吝啬。美是天生的，她需要爱情和金钱来滋润；而美的容颜本身，又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她可以叩开金钱与爱情的大门。我不敢说我自己漂亮，但绝不是一个长相丑陋的姑娘：一米六五的身材，丰满结实的体态，还有端端正正的五官，自信并不比同班女生逊色。本来我是不必为爱情发愁的，但是从中学时代起，我的脸就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青春疙瘩，低等的药物不但没有治好病，反而毁坏了我的皮肤，使它变得粗糙不平，成了一种类似干石榴皮的褐色——我现在因为每天用山泉洗脸，想不到竟起到治疗作用，已经褪下好多——那时候，脸上高一块低一块的，完全失去了青春女性应有的光洁和红润，自己照照镜子也觉得恶心。这样，苦恼就来了：从入学第二学期开始，宿舍的女伴都相继开始了爱情的旅程。她们都有了自己的“骑士”，夜自习以后，双双对对，在校园僻静处情话呢哝、拥抱接吻，消受青春欢愉；唯有我一人，独往独来，只能在睡梦中祈求自己的“王

子”。我尽可能将自己打扮得时髦些——留起了披肩发，穿上了牛仔裤，可是悲惨的境地并没有改变。

有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校园林荫道上散步，一个男生悄悄跟了上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期待着罗曼蒂克的爱情，可是见了我的面，他扭头就走了。后来，我又到那个地方去过几次，期待重新和那个人邂逅相遇，但每一次都落空了——爱情之花还没开放就凋谢了，我实实在在感到了人世的悲哀。我曾暗暗发誓：今后摒绝一切杂念，做个独身主义者！但誓言在生活中的作用其实很小，每逢情侣们的身影在眼前晃过，高筑的冰山雪围就崩坍了。

没有爱情，学校生活有如苦役。为了战胜自己，我把自已封闭起来。我剪短了头发，穿上了朴素的衣服，一头扎进了功课。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生活单调而沉闷。令人气愤的是，一些花花公子一样的男生，常在路边扎堆儿，给过路的女生打分儿，评头论足，漂亮的，他们冲她喊“上将”，不漂亮的，就喊“下士”；看见我走过去，他们竟大喊要“开除军籍”！我多次求医，但不解决问题。

一晃三年，到了大学三年级，整个年级没有男友的女生所剩寥寥，其中几位是姿色出众，条件高，看不上追她的人；一些男生见了她们就起哄，大叫“一年傲，两年俏，三年赶紧找，找来找去没人要，第四年，去上吊！”他们还给我们取外号，什么“三种人”——丑、胖、怪——“老大难”、“困难户”，还有人专门给我取了个绰号，叫“不堪回首”。这些公子哥儿！你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一个体格健全的女人，处在青春发育的年龄，生活的环境充满诱惑，而她的感情世界是一片荒漠，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如果她渴望冥冥中的上帝，赐予她爱情幸福，或者是在某个邂逅，或者是在某次奇遇，出现一个奇迹，您